



青春
酷语
第六辑

梦非梦

MENG FEI MENG

到他来，终究还是梦一场……
无论他如何努力想伸手想抓住，
然而，她对他来说，却只是一场水中幻影，
他为她，甚至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
他为她，拱手送出了一手创立的江山。
他为她，执着了十五年。

即使你不爱我，我也要永远守住你！



兰析 著
LANXI WORKS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即使你不爱我，我也要永远守住你！

他为她，执着了十五年。

他为她，拱手送出了一手创立的江山。

他为她，甚至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

然而，她对他说来，却只是一场水中幻影。

无论他如何努力想伸手想抓住，

到头来，终究还是梦一场……

MENG FEI MENG



兰析 作品
LANXI WORKS

青春酷语(第六辑)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马燕茹

装帧设计：花 雨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4971950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60×710 1/16

印 张：360 字 数：27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204-09373-1/I·1881

定 价：460.00 元(全 2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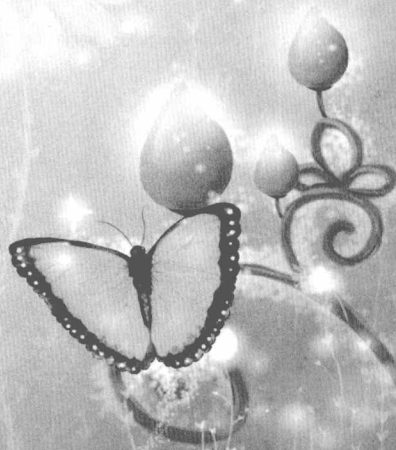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未经协议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梦非梦

LANXI ZUOPIN
LANXI WORKS

目录 卷一《指间沙》

引子 誓言	002
第一章 沉沙楼主	003
第二章 灵珠血阵	017
第三章 命运相逢	028
第四章 如烟往事	038
第五章 沧海桑田	052
第六章 不归之路	066
第七章 生死抉择	076
第八章 爱恨纠缠	086
第九章 正邪难分	098
第十章 殊途同归	109
番外 守护	120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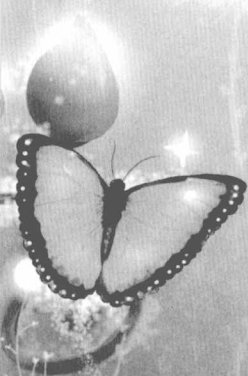
卷二《水中月》

楔子	镜花水月	124
第一章	官中内乱	126
第二章	纠缠难解	136
第三章	幽冥之泉	149
第四章	尘烟旧梦	158
第五章	情深不悔	171
第六章	放你自由	186
第七章	封印之殇	199
第八章	守候幸福	212

梦非梦

兰析 作品
LANXI WORKS

卷一 《指间沙》



引子 誓言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怎么办？”

“上穷碧落下黄泉，我都会永远追随着你。”

.....

很多很多年以前，他曾对自己心爱的女孩说过这样的话。

那是他对她所许下的誓言。

可是，很多很多年以后，那个女孩死了。

然而他却依旧活着。甚至忘却了，当年她离开时，自己是怎样一种感觉？

也许，五年的时间太久了，久到足已让他忘记了那一刻的感觉。

又也许，是他刻意地选择了遗忘，选择遗忘那种令他窒息的椎心刺痛，选择遗忘那段令他不堪回首的过去。

当所有的记忆就像指间流过的细沙，自他眼前渐渐流失之时，他才猛然惊觉，原来自己早已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爱。

没有心。

没有感觉。

也没有灵魂。

第一章 沉沙楼主

夜色深沉。

窗外，寒月似钩，淡淡的银辉洒进窗台，满室皆是柔和的光，却隐隐中带着寂寞的味道。

室内，一片寂静。

只有沙漏上的沙子正静悄悄地流泻，无声地倾诉着时间无情的流逝。

他静坐在窗台之下，轻轻擦拭着手中那把晶莹剔透的短刀，神色依然淡漠如昔。

月辉下，刀光如梦，隐然间，却又带着些妖异与魔魅。

在那流光四溢的银芒里似乎掩藏着极欲冲破某种束缚的神秘力量。

他静静地看着，平静的眼眸之中却闪过了一丝淡淡的嘲弄。

他早已看破了生死，这世间怕也没有什么能令他惧怕的了。

就算那些怨灵冲破刀中的禁锢，破印而出，他亦无所畏惧。

当一个人历经了太多的绝望和伤痛，死，已经变成了一种解脱。

收起了手中的短刀，他默然站起，缓步走到沙漏前看着沙漏上正在不停流泻的细沙。

沙漏上，细沙已将流尽。

这无眠的一夜，又将过去了。

轻轻地，他握起了一把细沙，然后慢慢地收拢手指，任由它们从指间默然流走。

那是人的手所不能抓住的东西……

就像过往那些刻意掩埋在心底的记忆，也早已一去不再复返。

他淡漠一笑，眼底却闪烁着一抹复杂的光芒。

寂静的虚空中，他似又看见了那张柔美而熟悉的娇颜。

此刻，她离他是那么的近，近到触手可及。

可是当他伸手去触碰她的时候，一切的影像却又都烟消云散了，徒留下一片空白与一片空虚。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曾经，这是他的梦想，一个再单纯不过的梦想。

可是如今，他的这个梦却已离他越来越远，就像他手中所握的这把细沙，无论他如何努力地想抓住它们，到最终，它们还是会从他的指间悄悄溜走。

自己这双手，又到底能抓住些什么？

除了血腥，它什么也抓不住，不是吗？五年了，这双手上到底染了多少血腥，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数清了。

江湖上所有的人都说他是魔，是从地狱中爬出的修罗。

也许，他们说得并没有错。

早在自己选择拿起雪痕刀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了自己这一生只能当一个魔，一个为世人所厌弃的恶魔。

这已是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他只有不断地在血腥中沉沦，直至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楼主。”寂静的身后，一名如梦一般的绿衫女子忽然静悄悄地出现，沉静而美丽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她的笑，就像她的人一样，梦一般，令人捉摸不透。

“可有消息？”他没有转身，伸手轻抚着沙漏里的细沙，神色淡漠。

“有。”绿衫女子轻轻点了点头。

“那下去准备吧！”他淡淡地吩咐。

绿衫女子悄声退下，就如她出现一般悄然无声，但她离去之时，风中却隐隐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然后渐渐没入黑沉的夜色之中。



沉沙楼·听沙阁

深秋。

十一月初八。

天气已逐渐转冷，隐隐间藏着冬天冷冽的气息。

院里，已落满了枯叶，举目望去，满眼都是那枯死的黄色。然而在那一片萧索的枯黄色中却黑压压地跪着一群人。

那些人全是武士装扮，目露精光，很明显全是武林中的高手。

然而此刻，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深深的恐惧，那种恐惧发自内心的深处，几欲让人窒息。

他们已经跪了很久了。只是为了等待门里的那个人召唤他们进去。

门里面的那个人，是他们的主人。在江湖的传闻中，他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修罗，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魔头。

五年前，在他成立了沉沙楼之后，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他已杀了很多，灭了很多门派，他手上所染的血腥，恐怕多到连他自己也数不清。

每个人都怕他，怕自己会成为他手中的下一个冤魂。可是每个月的今天，他们又都必须要来。

今天正是楼主召见他们的日子。

而且每个月的今天，楼主都会挑选两个人接受一项任务。然而在这之前，并没有人知道被挑中的人将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每次接受任务的人，在下一个月进入那间屋子回复任务之后，便再也没有出来过。

五年来，已有上百个人接受过任务。

但往往在他们回复任务之后，便了无踪迹，似在人间蒸发了一般。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那些人都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现在，天已经黑了，上个月接受任务的两个人已经进去很久了，却始终没有再出来——那也就是说，他们又失去了两名兄弟。

然而那份隐藏的厄运却没有消除，也许它还会降临在他们当中的某人头上。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被选中接受任务的人，会是哪一个？

所以，所有人的脸色都是惨白的。

忽然，那扇似乎永远都是关闭的门开了。

外面等候的人都吃了一惊，看着那黑沉沉房间里走出的人。

“月姑娘！”看见穿着淡绿色衫子的年轻女子开门出来，所有的人都低低惊呼了一声，那声音里，带着的是敬畏——对于这个沉沙楼里唯一的女性，所

有的人都怀着异样的敬畏。

除了楼主的护卫石剑宇，整个沉沙楼也只有她——寒思月敢待在楼主的身边。

毕竟，里面的那个人——根本就是个浴血的魔王。

“楼主今日有些倦了。你们的事，楼主已交代给石护卫。他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寒思月站在门外的廊道底下，带着如迷梦般的淡淡微笑，对着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们说。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宁愿面对脾气火爆的石剑宇。

看见那些人从鬼门关回来一趟似的脸色，寒思月只是继续微笑着，转头对着黑沉沉的房间，轻唤：“石护卫，好了吗？”

“好了。好了。”门里又走出了另一个人。那是一个身着紧身黑衣的男人，五官深刻而狂霸，但此刻他俊朗的脸上却隐带着压抑的怒气。

“那个老家伙呢？是不是已经开溜了。我要宰了他。”才一走到门口，石剑宇便再也忍不住怒气，对着寒思月怒吼。

寒思月轻摇了摇头，娇艳的脸上依旧带着笑，犹如水中明月，“你忘了楼主的吩咐吗？”

黑衣男子的双眼霎时瞪圆，满肚子想说的话也全都咽了下去，“没忘。”他又吼了一句，语气中却带着强烈的不满，“那个庸医，迟早有一天我会宰了他。”抬起头，看到底下那一片黑压压的人依旧跪着，顿将怒气全发泄到他们头上，“你们还跪着干什么，全都跟我去风雨堂。”

看着一行人有次序地离开，寒思月脸上的微笑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忧虑，她轻轻一叹，摇了摇头，转身走回了房间，接着轻轻关上门。

再一次的，她把门中的世界和外面的一切隔开。

那里面，只有她和那个人。

那个他们以为是魔鬼的人。



房间里是黑暗的，只有窗外的月光淡淡洒入。



窗子的旁边，沙漏上的沙子依然在轻轻地流泻，无声无息地诉说着时间的无情流逝。

“楼主。”她走到那个凭窗而立的人影身后，轻轻唤了一声，便站在了那里。

“都走了吗？”一道低沉的声音从前方传来，淡淡的，平静无波，甚至不带一丝的感情，似乎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他都不放在心上。包括——他自己的生与死。

“都走了。石护卫带他们去了风雨堂。”

“好。”窗前之人忽掩唇轻轻咳嗽起来，由轻转重，那微微抖动的双肩，显示着他正被某种病痛折磨着。

“楼主。”寒思月眼中的忧虑更深，“要不要去找李大夫？”

“不用了。”窗前之人终于转过了身，却还在微微咳嗽着。那是一张极其俊美的脸，特别是那一双寒星似的眼眸，幽沉而深邃，凡是见过那双眼睛的人都不会轻易忘记。只是那张脸太过苍白，衬着那惨淡的月光，越发显得单薄而虚弱。单凭着这样一张脸，并没有人会愿意相信，他就是江湖上令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王——楚梦非。

咳嗽声依旧没有停下，寒思月静静看着他，没有再提起李大夫的事。

“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等封住第三个结界。我想，你也总算可以安心了。”

好不容易等到那一阵咳嗽声停下，楚梦非才淡淡地道：“明日，我便去。”

寒思月闻言轻皱了下眉，“不用急在这一时。你现在的身子太差，应该好好休息几天。”她知道他的意思，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从未将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就在刚才他又突然病发，若不是石剑宇及时用内力镇住，他恐怕——

“我已经决定了。”楚梦非淡淡地说着，将目光投向窗前的沙漏，眼中的神色变幻莫测，“何况这件事早一日了结，我也早一日解脱。”

“你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子，也难怪石护卫会暴跳如雷了。”寒思月低叹，想起刚才火爆不已的石剑宇，不禁轻轻摇了摇头，“只可怜了李大夫，每日都要受他责骂。”

楚梦非淡淡一笑，但那抹笑容依然淡漠平静，“剑宇的性子还是太急了

些。你应该多劝劝他别再难为李大夫。”

“我若是劝得了他。他便不叫石剑宇了。这一生，他只忠心于你，也只听你一人的话。旁人他全然不瞧在眼里。”

楚梦非的眼中闪过一抹黯然。

其实，他心底很清楚，四年前，他虽救了剑宇一命，却害了他一生。

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再度涌上了喉间，楚梦非喘息着，有些疲惫地闭上眼。

“明日，你和他都不要去。”

寒思月静静看着他，“你以为，他会答应？而且，我也不会答应。”

楚梦非忽然睁开了眼，一字字地道：“这是命令。”

只有在这个时候，一向淡漠如水的他才会显示出少见的坚持。

寒思月轻叹：“其实你的冷漠只是针对你自己。你不将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却将别人的生死放在心中。”

楚梦非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双手，唇边带起一抹淡淡的自嘲，“思月，你错了。若我真将别人的性命放在心中，这双手又怎会染上如此多的血腥？”霍然间，他抬起了头，看向寒思月，眼睛里却带着些许冷意，“江湖上的人，都说我是来自地狱的修罗。他们说得并没有错。”

在这一刻，寒思月忽然从他眼中读出了深切的悲哀，还有——绝望。

似意识到什么，她一向平静的眼眸中起了一丝变化，“这件事若是解决了，你接下来会怎么做？”

“死。”楚梦非淡淡地吐出一个字，毫不犹豫。

其实，死亡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

缓缓转过身，他看向窗外寂寥的夜色。

“其实，我早该死了，不是吗？”

听到意料之中的答案，寒思月的唇角泛起了一抹苦笑。

“你对我倒是坦白。”

楚梦非没有转身，而是伸手握起沙漏上的一把细沙，静静地看着它们自指间流泻，“因为我知道，你早已看透了我。所以，我根本就不必对你隐瞒什么。”

“她若没死呢？”看着他因她的话而僵直的背，寒思月唇边的苦笑慢慢扩大，“她若没死，也许你便不会想死了，对吗？”

楚梦非

楚梦非握沙的手蓦然间收紧，眼眸中闪过一抹深刻的痛楚，面色煞白。

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她若没死，他是否还会依然活在这个世上？

无论世人如何唾骂，他依然会活下来吗？只因为她是她生存下来的勇气。

“她已经死了。而且是死在我的面前。”楚梦非淡淡地说着，但眼中的痛楚依旧。

就在这时屋角的西南侧忽然隐隐传出了几声惨叫。

楚梦非面色一凛，身形一闪，人已不在沙漏之旁，而是往西南侧的密室方向掠去。



“楼主，求您杀了我们吧！求您！”阴暗的密室里，两名男子正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他们的周身都被一道可怕而诡异的红光缠绕着，“楼主，求您——”随着红光越来越盛，两人的呻吟渐渐变成了哀嚎。

楚梦非清冷地站在那里，脸上面无表情，就连那双眼也似乎是无情的。

“楼主，时辰已经到了。”见前头的主子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随后赶到的寒思月在心底轻叹，她并没忽略，他眼中一闪即逝的黯然。

“这次，还是让我来吧。”袖中的银梭刚要出手，忽然眼前银光一闪，接着一道血雾扬起，刚刚还在痛苦哀嚎的两人，顿时了无声息。

四周又恢复了一片死寂。

雪痕刀上，血依然还未冷透。

他静静地看着地上那两个已然毫无生息的人，忽然笑了笑，那抹笑容里却带着惨淡而深切的悲哀。

“其实他们可以选择。但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死亡？”

他的声音依旧淡淡冷冷，却让寒思月听了为之心酸。

她知道他并不想杀他们，但是又必须杀他们。

每次，当他的雪痕刀，手起刀落的时候，她都能感受到他心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痛苦。

五年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了五年。如若换作是自己，恐怕宁愿一剑了结了自己吧？

在心底叹了口气，寒思月轻声道：“因为他们信任你。”

“信任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吗？”楚梦非冷冷而自嘲地笑。

“你不是。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五年前那个风如尘。”寒思月坚定地看着他，“是魔与否？到最终世人会给你一个公平的判定。”

“公平？”楚梦非忽然纵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讽刺，“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世上有公平二字。”

他笑着，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苍白如雪。

“风大哥——”寒思月上前扶住那具摇摇欲坠的身躯，眼底闪过一丝心痛。

每一次杀完人后，他都显得如此脆弱不堪。

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容许放纵自己。

这五年来，他压制得太苦太累。

“不要再叫我风大哥。你忘了吗？风如尘早已经死了。”楚梦非喘息着，眼底闪烁着不为人知的痛楚。

风如尘那三个字就像三个针直刺进他的心底。

收起了手中的雪痕刀，他有些疲惫地道：“明日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将剑宇留在沉沙楼。”

“可是雁雪堂有一百二十七个人。”

“就因为一百二十七个人。所以，我才不希望你们去。”冷冷丢下最后一句话，他转身大步走出了密室。

他一个人下地狱就已足够了，又何苦再累及他人？



江湖中，无人不知雁雪堂。

如果说沉沙楼是魔道中的首领，那么雁雪堂就是正道中的翘首。就像当年曾经轰动武林的四大剑门一样，雁雪堂如今在江湖中如日中天，甚至取代了早已日渐没落的四大剑门。

雁雪堂的现任主人，叫陈照。

虽然陈照年仅二十五岁便接掌了雁雪堂，却不骄不躁，短短几年之内就把雁雪堂经营得有声有色，江湖中无人不夸赞这位少年英雄。

但如此意气风发的英雄少年，心中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痛。

凉亭中，那名自己一心牵挂的紫衣女子依然是一脸的落寞。在人前，她总是温柔淡定地笑，但在人后，他总会在不经意间捕捉到她心底掩藏的落寞与伤痛。

对他来说，她永远是个谜。

她的姓名，她的身世，她的过往，他一概不知。

但他的心却失落了。

就在五年前，在他无意中救起她的那一刻，他的心便不再属于自己。

而她的心，却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是他根本所不能触及到的地方。

有时候他甚至觉得，她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还记得她醒来的第一天，她告诉自己，她叫无尘。

他便知道，那不是她的真名。她是特意隐藏起自己的一切。

为什么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竟不属于他？

她的心，又在哪里？

心中不自觉地升起了一丝怨恨，隐约间，他听见耳畔有道魔魅的声音在怂恿他——

让她变成与你一样的人吧！

那么，她将属于你！

霎时一道诡异的红光自他眼眸中闪过，他不受控制地朝她走去，当右手刚触及她的肩膀时，那抹紫色的身影却忽然回过了头。

“陈大哥——”

那双如新月般美丽的眼睛带着淡淡的笑容看着他，很温暖，也很诚挚，像一股温和的细流悄悄流入人的心底。

他一怔，忽然之间清醒了过来，呆呆看着自己的手，却想不起来他刚才想要做什么？

“陈大哥，你怎么了？”察觉到他的异样，无尘不禁站起了身，刚才她似

乎看见他眼中有闪过一抹诡异的红光。

“没事。”陈照笑着，掩饰自己的异常，“我只是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带你去一个地方，散散心！”

“我——”

无尘刚想拒绝，却被陈照打断：“你来雁雪堂已经五年了，但我们一起出去游玩的日子，却是屈指可数！今日刚好雁雪堂没什么事，难道，你竟不许你陈大哥略尽一下地主之谊吗？”

看着陈照脸上那不容拒绝的笑容，无尘不禁轻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陈照向来是一个很坚持固执的人，如果自己不同意，怕是会就此苦缠不休。

只是今天她的心底一直有着一股不安，她总觉得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看见她眼底的犹豫，陈照忽然握住她的手，“五年了，我一直想找一个我们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五年，她总是找着各种借口推脱，他已经不再有耐性等下去。

无尘抬眸，却见他眼底的灼热几乎毫不掩饰，一如五年前她从昏迷中醒来时所看见的。

微微一挣，她挣开了他的手，“陈大哥，这五年来我一直视你如亲兄长。”

相处五年了，她何尝看不出他眼底的情意，只是，她的心早在五年前的那一夜就已经死了！

“但我不想当你的兄长。”看着那双眼眸竟依然如同往昔般心如止水，陈照挫败地伸拳重捶了下凉亭的梁柱，一脸悲痛，“我等了五年，无尘。但你却连姓名都不肯告诉我。”

眼底掠过一丝愧疚，无尘叹道：“姓名只是一个代号而已，陈大哥何苦这般执着？五年前，我原以为自己死了。但你却救了我。我常在想，也许这是老天要我活下去，所以，为了让自己活下去，我只有选择遗忘以前的一切。”

陈照忽然抬眸，直视着她，“但你真的忘得了吗？若是真的忘记了，你就应该重新接受现在的生活，接受现在的一切。”

他的话仿若利针一根根直刺进心底，无尘一脸苍白地望着他。

她之所以取名无尘，就是为了要忘记从前那个人，忘记从前的恩怨情仇。

梦非梦